

唐璜的愛與死—談普希金的《石客》*

江慧婉*

摘要

一八三〇年秋天普希金因為瘟疫蔓延而滯留波爾金諾，因禍得福，他卻在父親的領地完成一連串傑出的作品，其中包括《小悲劇》：《吝嗇的騎士》、《莫札特和薩列裏》、《石客》、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在這四部悲劇中，又以《石客》為最經典。這部取材西班牙傳說的劇本與其他的唐璜傳奇不同，普希金的唐璜不僅浪蕩不羈、風流好色、流連在一不斷更替情人的愛情經驗中，他還獨具慧眼，有欣賞女人的本領。儘管每段戀情為期不長，但他對每個女人都出自真心。從流放中潛逃回馬德里之後，唐璜遇見他生命中的真愛—遭他殺害的司令的未亡人唐·安娜。為了求愛，唐璜不惜以死為手段來達到目的。不料，就在幸福即將來臨的時候，死神也向他伸出手。在找到真愛的時候面臨死亡—這就是唐璜的悲劇。

關鍵詞：普希金、《小悲劇》、《石客》、唐璜。

* 本文2003年5月14日收件；2003年6月5日審查通過。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講師。

一、普希金的《小悲劇》

《小悲劇 (Маленькие трагедии)》是普希金在一八三〇年所謂「波爾金諾的秋天」旺盛的創作期的作品。短短幾天裡(從十月二十三日到十一月八日)，他以驚人的創作力寫出異於往常風格的《吝嗇的騎士(Скупой рыцарь)》、《莫札特和薩列裏(Моцарт и Сальери)》、《石客(Каменный гость)》、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Пир во время чумы)》等四部簡短精緻的小悲劇。前三個劇本可能是普希金從一八二六年就開始構思，直到一八三〇年秋天才一氣呵成寫完的作品；最後一齣戲則完全是他因瘟疫蔓延而滯留在波爾金諾時的創作。普希金本人希望能以一個標題來統稱這四齣戲，他曾考慮過以風格、概念來命名¹，最後他決定稱之為《小悲劇》，表示四齣戲均簡短而精緻(每齣戲的篇幅從二百三十一行到五百四十二行)。

《小悲劇》可說是普希金最有原創性的作品。與《鮑里斯·戈都諾夫》相比，《小悲劇》是普希金文學創作的另一個里程碑。這四部劇都描繪西歐的生活，其主角分別為法國人、德國人、西班牙人與英國人。以西歐生活為題材並非出於偶然，因為自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西歐的歷史提供普希金許多材料來描寫這種典型個人主義的個性。此外，英國作家寇恩威爾(Barry Cornwall)在戲劇舞台(dramatic scenes)中對風格、形式的觀點也影響了普希金的《小悲劇》。《小悲劇》中每個主角的個性鮮明、栩栩如生，他們無論貪婪、或善妒、或縱情好色，都將自己的性格發揮到淋漓盡致。

一八三〇年普希金寫道：「在假想的情境中寫出逼真的感覺與真實的熱情，這就是我們對戲劇作家的要求²」。普希金在《小悲劇》裡成功地刻畫幾個典型人物，他們在強烈、緊張的矛盾中相互衝突。雖然簡短(每齣劇都只有兩三幕)，卻充滿思想與藝術性。

一八三〇年的秋天普希金為了處理財務問題而來到父親的領地波爾金諾，原本他只打算在那兒停留短暫的時間，但是正巧遇上蔓延的瘟疫使得他不得不滯留在波爾金諾。這段時間

¹ 他曾想過的名稱如：戲劇舞台(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сцены)，戲劇概述(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戲劇研究(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е изучения)，戲劇研究經驗(опыт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изучений)。

² А.С.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9, изд.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49, стр. 173.

他經常與吝嗇出了名的父親爭吵，再加上爲了即將到來的婚禮而煩心，更增添他的不安。這個時候他時常想到愛與死的問題，以及與價值觀有關的各種道德尺度的衝突。普希金巧妙地将這種強烈的感覺轉化成一種強烈而抽象的藝術。

學者夏皮洛（Shapiro, M.）認爲，愛與死的同時存在、相互刺激、結合，反映在文學作品中成爲病態認知的共存現象（如《小悲劇》中的罪與疾病）。如果死亡是結果，那麼罪與病就是因，合理地結合所鋪陳的認知事物（愛與死）³。此外，夏氏指出罪是這幾個悲劇的基本共通問題，因爲「罪是社會加諸於個人的明顯限制」，違反這個限制會直接導致主角死亡（《石客》中的唐璜與《吝嗇的騎士》中的巴倫），或致使主角遭受無法克制的精神折磨（《莫札特和薩列裏》中的薩列裏與《瘟疫流行時的宴會》中的華辛翰）。而這個罪會反映在瘋狂或是特立的行爲上⁴。

文學批評家蒙特（Monter, B. H.）表示除了《石客》中愛是公認的主題（不過其情節也一反傳統）之外，《小悲劇》中所描述的是「扭曲的愛」—對人、事、或抽象事物的異常熱情成爲每齣劇的動力，但最後這份熱情也讓被熱愛的對象或熱愛者本身消耗殆盡。⁵

舉例來說，《吝嗇的騎士》探討的是吝嗇的父親與兒子間的衝突（甚至希望對方死），對這兩個人而言，貧窮是可恥的，金錢則是獲得權力的方法。普希金筆下的吝嗇騎士是如此地貪婪，以致於最後爲錢喪失生命。《莫札特和薩列裏》中「繼承人」（наследник）的主題成爲謀殺的具體藉口，而劇中也確實發生謀殺行爲，劇中薩列裏因爲莫札特沒有留下藝術的繼承人便毒死這位他認爲是最偉大的藝術天才。《瘟疫流行時的宴會》中愛與死並存，相互輝映。如同威爾遜（John Willson）的《瘟疫流行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Plague）》，這齣戲探討的是死亡的不可避免，及因爲恐懼所以更珍愛生命。

³ Shapiro, M. "Journey to the Metonymic Pole", in *From Los Angeles to Kiev*, ed. Markov, V. and Worth, D.S., Columbus, OH: Slavica Publisher, Inc., 1983, p.177.

⁴ Shapiro, M. "Social Codes and Arbiters of Elegance in Pushkin's Malen'kie Tragedii, *Russian Language Journal*,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XXXV № 120, 1981, p. 76.

⁵ Monter, B. H. "Love and Death in Pushkin's Little Tragedies", *Russian Literature Triquarterly*, Ann Arbor, Mich.: Ardis Publishers, 1972 Spring, № 3, p.208.

二、普希金的唐璜

愛與死的衝突在《石客》中達到極致。普希金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是個放蕩不羈、縱情無度的風流浪子。和唐璜一樣，他也曾擄獲不少女人的芳心。在寫這齣戲的時候，他已經愛上未來的妻子，雖然最後她並沒有帶給他幸福，相反地在結婚數年之後，成為造成他在決鬥上死亡的「禍水」。

在普希金之前已經有不少歐洲作家描寫唐璜的故事。事實上，普希金創造了俄文版的唐璜。和莫里哀、拜倫的《唐璜 (Don Juan)》、莫札特的《唐喬凡尼 (Don Giovanni)》等其他作家筆下的唐璜不同，普希金的唐璜是個詩人，所以他自稱是個「情歌的即興作家」(импровизатор любовной песни)。普希金的唐璜不只是個好色之徒，不斷地獵取對象。相反地，他是個女人的鑑賞家，懂得欣賞每個女人的特色，讚賞她們的差異。此外，他願意花時間、心思來追求女人：他花了三個月追求茵涅莎 (Инеза)；為了認識唐·安娜 (Дона Анна)，他喬裝成修道士，不過化裝並非他的本性。他具有天生的美感，像是個多愁善感的情人。他並非只追求一時的感官歡愉或外表的美麗，而是像蜜蜂採蜜般地飛掠擄獲一個又一個女人，享受每個女人的柔情，尋找她們的生命與靈魂。儘管他風流好色，每段戀情都為期不長，但他對每個女人的愛都出自真心。傳統的唐璜以欺瞞、誓言、佔有、逃避的伎倆擄獲女人之後，隨即食言、辜負、拋棄她們。普希金的唐璜則摒棄所有這種欺騙手段，他愛女人，也希望這些女人是真心愛他。

作家阿赫瑪特娃 (Ахматова) 認為，「和其他作家筆下老用同一套伎倆追求所有女人的唐璜相比，普希金的唐璜面對不同的女人有不同的話說」⁶。文學批評家曼寧 (Manning, C. A.) 同時強調，「唐璜不僅是個喜歡追逐吸引他的女人的騙子，而且還是個心口如一、真誠的年輕人，儘管他的感情多變。他的確是隻花蝴蝶，甚至他邀請石像，與其說是出於一時的嫉妒，要讓石像傷心，倒不如說是想挑戰社會秩序。」⁷

⁶ Ахматова, А. О Пушкине,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2, стр.95.

⁷ Manning, C. A. "Russian Versions of Don Juan", *PMLA*, New York, N.Y., 1924 (38), pp. 484-485.

基本上，唐璜的過人之處在於他誘惑女人、贏得女人芳心的能力。他的生命中充滿了不斷的風流戀情，他誘惑女人，在得到她們的身心之後又拋棄她們，流連在不斷更替情人的愛情經驗中。誠如阿赫瑪特娃所說，「對普希金而言，《石客》是一齣報應的悲劇，從他所選擇的標題（《石客》而非《唐璜》）就可以證明。因此所有人物－蘿拉（Лаура）、列波雷洛（Лепорелло）、唐·卡洛斯（Дон Карлос）與唐·安娜等人的出現只是爲了鋪陳唐璜的死」⁸。

三、唐璜的愛與死

《石客》中的唐璜是個擁有旺盛抒情靈感的情歌手，他不單是偽君子、騙子，他迷人也被人迷。普希金藉這個情歌手之口說出華麗、熱情洋溢的詞藻。唐璜的心裡沒有任何矛盾、膽怯或遲疑，他靈敏機智、開朗、俐落、令人無法抗拒，他的熱情讓人著迷。對他而言沒有所謂的悲劇和社會關係，他的行爲往往離經叛道，所以他在死者面前（他和唐·卡洛斯決鬥，後者戰敗倒在房內）親吻蘿拉。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之後的兩幕：唐璜殺害了唐·安娜的丈夫使她成爲寡婦，卻又追求這位美少婦，甚至還成爲她的入幕之賓。

如同年輕的普希金一樣，唐璜也被放逐，但並不是基於政治因素，而是爲了安撫遭他殺害的被害人家屬：

Ведь я 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реступник.

Меня он удалил, меня ж любя,

Чтобы меня оставила в покое

Семья убитого

在提到北方的美女時，唐璜流露出對自然、健康生命的喜好，與對所有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花招的輕蔑：

Они сначала нравились мне

⁸ 同註六，стр. 92.

Глазами синими, да белизною,
Да скромностью — а пуще новизною;
Да, слава богу, скоро дагадался —
Увидел я, что с ними грех и знаться —
В них жизни нет, все куклы восковые;
А наши!

當他回想起茵涅莎及對她的愛時顯示出他的敏銳，有能力了解這些改變、美化他命運的女人的可愛。學者維克里 (Vickery, W. N.) 指出，在回憶茵涅莎的時候，唐璜展現出他的獨具慧眼，看出她眼睛的美。對他而言光是美麗的雙眸就已足夠，即便她在眾男人眼中不過是個姿色平庸的女人。和茵涅莎的這段風流韻事證明唐璜在某些時候是懂得自省的⁹。但他與僕人列波雷洛的對話更進一步顯露出唐璜的個性：

Лепорелло

Что ж, вслед за ней другие были.

Дон Гуан

Правда.

Лепорелло

А живы будем, будут и другие.

Дон Гуан

И то.

唐璜無法不對美女大獻殷勤，而他自己也坦承不諱。在第二幕中一位蘿拉的客人說：

Из наслаждений жизни

Одной любви музыка уступает,

Но и любовь — мелодия....

這些話正是唐璜個性的關鍵，就這點而言，他和莫札特很像。對唐璜來說，愛與朝氣蓬勃、

⁹ Vickery, W. N. *Alexander Pushkin Revisit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p. 84.

豐富、美妙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

文學批評家施切因（Штейн, А.）表示，唐·卡洛斯則和唐璜完全不同，他與第一幕出現的修道士代表另一個憂鬱、充滿宗教狂熱、思索年老與懺悔的西班牙。兩個對比的西班牙—天主教宗教狂的西班牙與愛的奇遇、享受生命的西班牙，貫穿整部悲劇¹⁰。至於唐璜的僕人列波雷洛，除了保有喜劇中傳統僕人的面貌之外，他不時譴責主人放浪形骸、行為不道德。也就是說，與典型恭順的僕人不同，他勇於批評唐璜的言行舉止。

除了主角唐璜的個性有別於其他作家筆下的唐璜之外，普希金對這個西班牙傳說做了若干改變。首先，其他的唐璜故事發生於塞維亞（Seville）或是西班牙的小城，但普希金的唐璜卻從放逐中逃回馬德里。維克里認為，普希金將故事場景改為西班牙的首都是因為一八二五年普希金在流放時也曾想要秘密潛逃回俄國首都彼得堡¹¹。再者，傳統中司令—唐·安娜的父親爲了維護女兒清譽而遭唐璜殺害，普希金將他的身份改為唐·安娜的丈夫，成爲唐璜邀約的石客。司令並非爲了保護妻子的名譽而死，但即使化爲石像，他也要妻子完全與世隔絕；絕不容唐璜染指。這樣的安排使石客的復仇更有說服力，而最後一幕中石客的出現（象徵死神的召喚）也就更具有戲劇效果。

此外，普希金所創造的蘿拉（在其他唐璜的作品中並沒有這個人物），活脫是個女唐璜，她表現出唐璜所具備的相同特質。她向唐·卡洛斯坦承以前很愛唐璜，但當唐·卡洛斯問她，「那現在還愛嗎（И любишь и теперь）？」她回答：「此刻嗎？不，不愛。我無法同時愛兩個人，現在我愛的是你。（В сию минуту?! Нет, не люблю. Мне двух любить нельзя./ Теперь люблю тебя.）」但唐璜出現時，她又爲了唐璜拒絕唐·卡洛斯。學者奧卡克（Аускок, W. M.）認爲，她根本是亂交。一個男人走了，就跟另一個男人在一起。而且和唐璜一樣，她選擇忽視未來¹²。當唐·卡洛斯提醒她，再過五、六年，她會變老，她的反應是：「那時？幹嘛想這個？何必提這件事！（Тогда? Зачем/ Об этом думать? Что за разговор?）」

¹⁰ Штейн, 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и Русская Драма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стр. 65.

¹¹ 同註九 p. 85.

¹² Аускок, W. M. "Pushkin and the Don Juan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Alexander Sergeevich Pushkin*, ed. Barto, P. I. And Geobel, U.,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8, p. 91.

在這齣劇中，唐璜似乎殘酷地追求自己的死亡。他以死亡來引誘唐·安娜，要她刺他：“Где твой кинжал? Вот грудь моя!”。他聲稱獲得重生：“Но с той поры как вас увидел я,/ Мне кажется, я весь переродился”。甚至他更進一步表示，願意爲了短暫甜美的幽會而奉獻生命：“Что значит смерть? За сладкий миг/ Свиданья/ Безропотно отдам я жизнь”。蒙特推斷普希金所描寫的諷刺在於唐璜知道如何運用生與死來達到求愛的目的，卻不明白這樣的愛正一步步地將他帶往死亡¹³。

唐璜對司令寡婦的愛有悲愴的色彩，她擄獲他的心，使他幾近重生。然而《石客》的悲劇性在於從未真正愛過、不知何謂真正的幸福、及從不相信美德的唐璜，卻在他了解生命的價值、眼看就要抓到幸福和救贖的時候死去。誠如學者亞歷山得洛夫（Alexandrov, V. E.）所說，比起藝術，愛對人的生存更是必要。唐璜從放逐中逃回馬德里，下定決心即使面對死亡也要贏得愛情，代表一種超乎爲錢衝突的更高層次¹⁴。因爲「普希金認爲，只有在擁有幸福時，死亡才變得可怕」¹⁵。

唐璜之所以迷人在於他熱愛生命、詩意地看待世界。但缺乏舊天主教道德的約束，造成他離經叛道、違反人類道德規範的行徑。學者格瑞格（Greg, R.）認爲《石客》是《小悲劇》裡四部劇中意境最高的悲劇，因爲在《小悲劇》的四個主角中唐璜是最複雜、千變萬化的人物—他性好漁色，時而冷酷、時而仁慈，既兇殘又溫柔，玩世不恭卻又有道德感，陶醉於生活卻招致死亡。他從最初的極自信傲慢，開始有計畫、堅定的行動，最後無可避免地步入任性、致命而徹底的災難，經歷了完整的悲劇體驗¹⁶。

¹³ 同註五，p. 210.

¹⁴ Alexandrov, V. E. “Correlations in Pushkin’s Malen’kie Tragedii”,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Ottawa: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lavists, 1978(20) V(2), p.192.

¹⁵ 同註六，стр. 101.

¹⁶ Gregg, R. “The Eudaemonic Theme in Pushkin’s ‘Little Tragedies’”, in *Alexander Pushkin — A Symposium on the 175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 Kodjak, A. and Taranovsky, 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85.

四、結語

在《小悲劇》中普希金生動地描繪出封建制度逐漸瓦解、而個人主義慢慢興起的時期，不同國家的各種人物的面貌：各式各樣的性格、心理、與強烈的個人慾望與原則。無論是《吝嗇的騎士》中的對金錢的渴望、《莫札特和薩列裏》中的嫉妒，或《石客》中愛的激情，普希金將這些最常見的性格、慾望加以濃縮精粹，以最獨特的情節來描寫這些強調個人主義的個性，呈現這些人物的特點。具體、深入與多面向的描繪使普希金的戲劇在十九世紀世界悲劇的發展中具有特殊地位。

雖然取材西班牙的傳說，普希金將唐璜俄國化，使他有別於其他作家筆下的唐璜。在短短三幕劇中，從最初的風流、自負，無往不利卻不負責任的一次次獵豔，到後來的尋獲真愛。他的個性也由遊戲人間、不把死當一回事，轉為誠懇真摯（他自稱遇見唐·安娜之後有如獲得重生）。為了求愛，唐璜甚至不惜以死為手段來達到目的。不料，就在他人生開始有意義，懂得珍惜生命，眼看幸福即將來臨的時候，死神也向他伸出手。在找到真愛的時候面臨死亡——這就是唐璜的悲劇。文學批評家白林斯基稱《石客》為「普希金創作中的珍珠，他詩的皇冠上最豐富、華麗的鑽石」，《石客》確實為悲劇中的悲劇。

參考書目

- 張淑英，〈花花公子或翩翩君子？－唐璜的審判與救贖〉，《世界文學》季刊，麥田出版社，2001年11月，頁36-56。
- Ахматова, А. О Пушкине,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2.
- Дурьлин, С. Н. Пушкин на сцене,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5.
- Штейн, 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и русская драма XIX века,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 Alexandrov, V. E. “Correlations in Pushkin’s Malen’kie Tragedii”,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 Ottawa: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lavists, 1978 (20), V(2), pp. 176-193.
- Aycock, W. M. "Pushkin and the Don Juan Tra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Aleksander Sergeevich Pushkin*, ed. Barto, P. I. And Geobel, U.,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8. pp. 85-94.
- Brun-Zejmis J. "Malen'kie Tragedii and Povesti Belkina: Western Idolatry and Pushkinian Parodies", *Russian Language Journal*,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XXXII, № 111 (1978), pp.65-75.
- Gregg, R. "The Eudaemonic Theme in Pushkin's 'Little Tragedies'", in *Alexander Pushkin — A Symposium on the 175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ed. Kodjak, A. and Taranovsky, K.,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78-195.
- Herman, D. "Don Juan and Don Alejandro: The Seductions of Art in Pushkin's Stone Gu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Winter 1999, V. 51, pp. 3-23.
- Karpiak, R. "Pushkin's Little Tragedies: The Controversies in Criticism",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Ottawa: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Slavists, 1980 (22), V(1), pp. 80-91.
- Manning, C. A. "Russian Version of Don Jua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New York, N. Y., 1924 (38), pp. 479-493.
- Monter, B. H. "Love and Death in Pushkin's Little Tragedies", *Russian Literature Triquarterly*, Ann Arbor, Mich.: Ardis Publishers, 1972 Spring, № 3. pp. 206-214.
- Shapiro, M. "Social Codes and Arbiters of Elegance in Pushkin's Malen'kie Tragedii", *Russian Language Journal*,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XXXV, № 120 (1981), pp. 75-81.
- Shapiro, M. "Journey to the Metonymic Pole" in *From Los Angeles to Kiev*, ed. Markov, V. and Worth, D. S., Columbus, OH: Slavica Publisher, Inc., 1983, pp. 169-206.
- Vickery, W. N. *Alexander Pushkin Revisited*,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2.